

第六卷

小说卷(二)



沈琨文集



作家出版社
记



沈垚文集



沈 琨 文 集

第六卷 小说卷(2)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沈琨文集 / 沈琨著.——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8(作家自选文丛)

ISBN 978-7-5063-6858-9

I.沈… II.沈… III.中国—当代 IV.I698.99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968259 号

书 名:沈琨文集

作 者:沈 琨

出 版:作家出版社

发 行:作家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北京市农展馆南里 10 号(邮编:100125)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丛书策划:刘 昕

出版监审:刘 枫

责任编辑:钱 英

印 刷:太原市今天西马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1092 1/16

印 张:21.75 印张 260 千字

印 数:1-1000册

版 次:2012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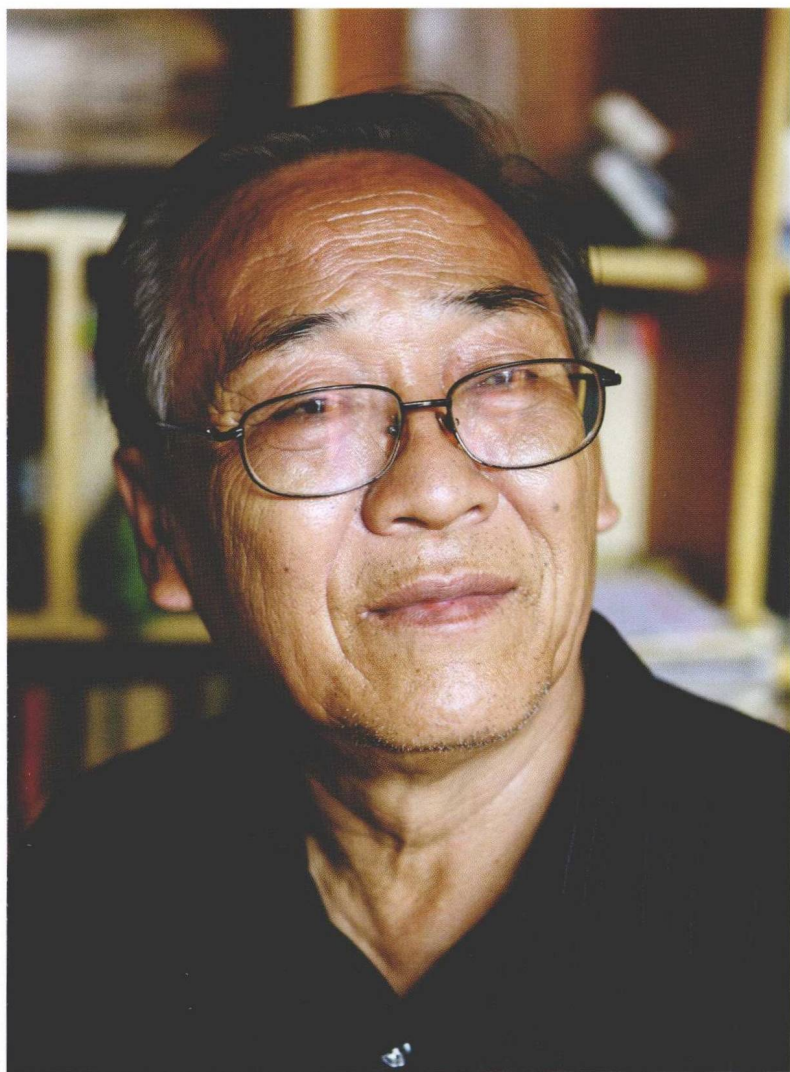
书 号:ISBN 978-7-5063-6858-9/I.1559

定 价:360.00 元(全套 10 册)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在兰亭



与雪花在石林



与缙国禧先生在桂林



在绍兴



在丽江

沈琨文集

1—10 卷总目录

卷一：散文卷(1)

序言(一) 王东满

序言(二) 王云亭

自序

太行黄栌红

望云间

心月照云溪

卷二：散文卷(2)

岁月山河

师友述评(附录一)

卷三：散文卷(3)

关山无限

散天花

卷四：散文卷(4)

流沙梦影

山西民歌传

卷五：小说卷(1)

短篇六则

红线传奇(中篇)

太阳旗下的握手(中篇)

何处乡关(长篇 节选)

卷六:小说卷(2)

雪落黄崖(长篇小说)

卷七:文史卷(1)

民俗趣谈

太行寻英

文史札记

卷八:文史卷(2)

唐玄宗与潞州

山西潞绸史话

黄崖洞保卫战

走进上党记忆

风雅大太行(节选)

卷九:报告文学卷

太行山的回声

走近太行山

问水山西(节选)

卷十:评论诗词卷

文学评论

序文之页

诗词小辑

师友述评(附录二)

沈琨创作年表

卷六：小说卷(2)

目 录

雪落黄崖

- 3 第一章 神秘的旅伴
- 28 第二章 老岭雾谷
- 51 第三章 半夜鬼叫门
- 79 第四章 城里有个黑大嫂
- 101 第五章 往事依稀
- 133 第六章 大山一角夜朦胧
- 154 第七章 人情鬼事
- 174 第八章 人约黎明时
- 201 第九章 黑风岭的枪声
- 223 第十章 苦爱与花环
- 245 第十一章 祭火
- 265 第十二章 山中一片月
- 286 第十三章 透过硝烟的幕帐
- 304 第十四章 沉寂的黄崖沟
- 320 第十五章 北国雪色苍茫
- 339 尾声



雪落黄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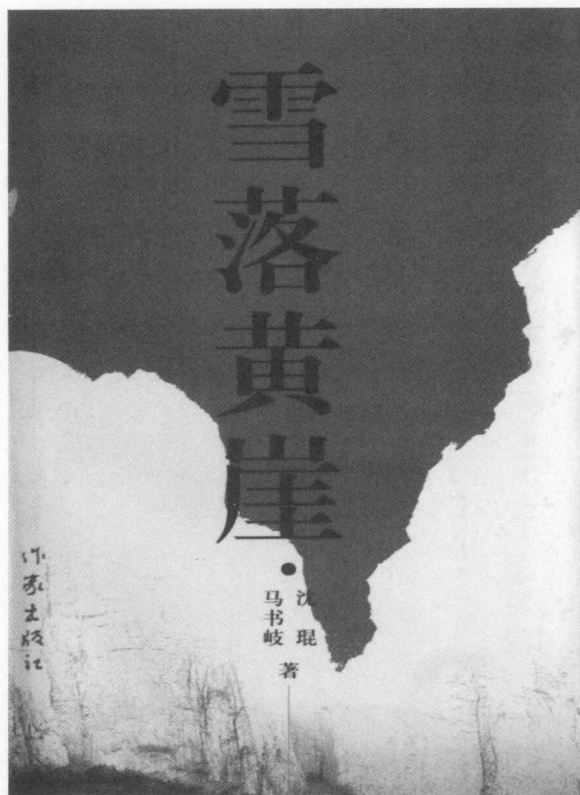
(长篇小说)

(与马书岐合著)

作家出版社

2005年8月第一版

2005年8月第一次印刷





第一章 神秘的旅伴

—

这是一个极平常的日子。平常得连太阳也没有一点儿生机，懒洋洋地散发着疲乏的模糊的气息。大地上不时腾起阵阵尘埃，混沌沌地在天空游弋着，却又慢慢地落在山野，落在荒郊，落在已经变黄的树叶上，向人们展示着一个杂乱而多灾多难的秋天。

虽然，天是这般的凄衰，地是这般的荒芜，但是，人们还是干着各自该干的事情。在通往潞安城的公路上，来往奔走的行人络绎不绝。有挑担的，有坐轿的，有骑驴的，有推车的。有衣衫褴褛、汗污满面的穷汉，有身穿绸袍、肥头大耳的富绅，有手拄拐棍沿村乞讨的乞丐，也有腰跨手枪趾高气扬的二鬼子，就在这些杂色人等中，一前一后的行走着一胖一瘦一高一矮的两个人。

走在前面的那个人约摸有二十八九岁，中等身材，俊秀白净的脸，头戴礼帽，身穿一件棕色暗花绸袍。一只手稍稍提起袍边，脚步沉稳而从容。他人虽年纪不大，却颇有点绅士风度。他身后紧跟着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小伙子，看样子是这位年轻绅士的伙计，穿一件半新不旧的粗布对襟小褂，黑裤的裤角扎着，身材比他的主人略高，脸部却显露出一种新奇的初涉人世的神情。

潞安城就快要到了，那高大的北门上，两个斗大的隶体字“保宁”也看得越来越真切。城门外的两边站着两个日本兵，三八步枪上的刺刀，在阳光下熠熠闪光。绅士停下脚步，拍了拍裤角上的尘



土,对跟在后面的小伙子小声说道:“小宋,到了,不要多说话,一切看我眼色行事。”

小宋咧嘴笑笑,说:“放心吧,魏科长!”

那个被叫做“魏科长”的,大名叫魏成。魏成一听,沉下脸来,小声斥道:“胡说,现在我是潞城微子镇义和堂的掌柜,你是伙计,记死了!”

小宋红了脸,“是,是,魏掌柜。”

把守城门的日本兵好像仅是一种摆设,或者说,仅是为了制造一种恐怖的气氛,盘查来往行人主要靠几个身穿便衣的伪军。这几个伪军看起来比日本人还要凶狠,嘴里斜叼着烟卷,手按在手枪的枪把上,骂骂咧咧的。几个小贩的货担已在地上被翻得一片狼籍,见没翻出什么值钱的东西,便各自赏给他们几个耳光了事。

魏成在前,小宋在后,两人来到城门前,一个大个子戴墨镜的便衣拦住了他们。那便衣上下打量了魏成一番,大概看出这是一位有钱的主儿,态度不像刚才蛮横,却也威严地亮出手来,“干什么的?良民证!”

魏成忙摘下礼帽,满脸堆笑:“兄弟做点小生意,进城办点货。”又指指小宋,“这是我的伙计。”说着,掏出两张良民证递上去。

那便衣把良民证接在手里,却不认真去看,只是一眼一眼地上下打量着魏成,打量完了掌柜又打量伙计。魏成明白他意思,忙从衣袋里掏出两包带锡纸的“黄金龙”香烟,这是当时不易得到的高档香烟,外加两张面额拾元的法币,塞进便衣的手里,笑着说:“弟兄们辛苦,兄弟小本生意,没啥慰劳的,这,就拿去买包烟抽吧!”

便衣将钱和烟揣进口袋,随即将良民证还给魏成,打着哈哈说:“看来你老兄的生意不错呀!进城去吧,有兴致的话,还可以到‘鸿春楼’去逛逛,那里新近来了两个漂亮的朝鲜妞,哈哈……”

看来这一关过得还算顺利。魏成忙又向门神一般的日本兵鞠了一躬,带着小宋就往里走,冷不防那个日本兵突然把刺刀一横,挡住了小宋,嘴里吼了一声:“八格!”

小宋被挡在那里不知是怎么回事,瞪眼怒目。魏成赶紧折过身子对日本兵陪着笑说:“太君,对不起,这位兄弟不常进城,不懂规



矩,请原谅!”随后瞪了小宋一眼,“还不快给太君鞠躬!”

小宋不情愿地低了一下牛一样的脑袋,这才跟着魏成进了黑黝黝的城门。

小宋走了十来步,回头望了望。“呸”地唾了一口,骂道:“妈的!”

魏成瞪他一眼,正色道:“小宋,这可不比在山里,这里是日本人的天下,稍不小心,就可能捅出大漏子,不准莽撞!”

进了城门,就是北关街,沿街两旁稀稀拉拉地有一些小店铺。在离城门约摸有百余米的地方,有一座破旧的小院,门外墙上挂着一张弹花弓,旁边画着两个车轮般大的黑圈,里面写着两个粗黑的大字:“弹花”。门中有个三、四岁的小男孩,正爬在门边的石头上玩泥巴,院里传来一阵阵“蹦蹦嗡嗡”的弹花声。魏成站住了,小宋也跟着站住了。小宋说:“魏……掌柜,咱要寻店住吗?”

魏成“唔”了一声,说:“再往前走走,到卫上街去,今晚咱们住福来客栈。”

从北关街到卫上街还有一段距离,街上的行人不多,店铺仍然比较冷清。为了不至于引起别人的注意,魏成和小宋也装着有事赶路的样子。走了一段路,到了县学门口,人才渐渐地多起来。也正是放学的时候,一群背着书包的小学生从校门蜂拥而出,一张张稚气天真的脸上挂着一种老成而又麻木的表情。校门两旁的围墙上,写着两行磨盘大的与学校及不相称的黑体字——“中日亲善,共存共荣”,好像这里不是一所学校,而是一所监狱。

绕过学校往西拐,就到了卫上街,街面宽阔,一家挨一家的尽是大店铺,这是潞安城最繁华的地方。街上人很多,行人中除了那些为生计而奔忙的百姓外,还混杂着口叼烟卷敞胸露怀的汉奸便衣,打着绑腿的三三两两的日本军人,涂脂抹粉妖娆风骚的艳妇,以及跨着男人胳膊、旗袍叉开在大腿根上的太太。魏成脚下一松,也变得悠哉悠哉起来。他看了看跟在身后表情新奇又略显紧张的小宋一眼,笑道:“怎么样?小老弟,看花眼了吧?!”

小宋尴尬地笑笑,说:“也就是这个样子,不过人多了点吧!”

魏成说:“嘿,潞安城可是太行山上的一座大城哩。据说唐朝的



时候,这里还住过一位皇帝,就是那个杨贵妃的男人。还有,你听说过秦琼卖马、双枪陆文龙的故事吧,也发生在这潞安城里。对了,咱们今晚要住的福来客栈,听说就是当年秦琼住过的客店,老字号了!”

对潞安城,魏成并不陌生。他作为八路军兵工厂的器材科长,曾在这里为工厂采购回一批批贵重器材。他对潞安城的大街小巷以及日本人在城里的布防情况也是熟悉的。

他知道南街天主堂是日本人的“红部”,东街有警备区司令部,卫前巷莲花池是日本人的特务机关。魏成更清楚什么身份的人该住什么样的店。平民百姓赶脚车夫多住无名无号的小客店,这种客店最不安全,往往一天之中要受到几次骚扰。他们当然是不住这样的客店的。魏成所说的福来客栈,就在这条卫上街。这客栈有单间、有套间,干净舒适,多是有点脸面的商人士绅光顾的地方。他以前在这里住过几次,和客栈的老板混得还算熟悉。在大山里那冰凉干硬的床铺上住得久了,住这种客栈,白净的四壁,柔软的被窝,站在窗前看着窗外热闹的街景,也算是一种难得的奢侈的享受。

魏成带着小宋,像个真正的商人一样,东转转,西看看,有时还停下来打听一下行情,一路悠闲地走在潞安城最繁华的街道上。

前面就是福来客栈。这是一座带正檐的三层楼房,门面上的漆虽已斑驳,仍显得高雅整洁。门楣上悬挂着一架木匾,上书四个烫金大字——福来客栈。魏成和小宋进了客栈,柜上一位手拿黄铜水烟袋的中年汉子立刻迎上来,笑呵呵地拱手:“哦,是魏掌柜呀,多时不见,跑到哪里发财去了?”

魏成颌首抱拳还礼道:“哪里谈得上发财呀,兄弟还不是那点小本生意,凑合着有口饭吃,不像你冯掌柜这么气派,又占了这么个好地势,真是日进斗金,财源茂盛呀!”

冯掌柜吹了吹手中的火捻子,呼噜吸了一口水烟,不无得意地说:“日进斗金不敢说,不过本店又新增了一位股东,凭着他的神通,将附近的几家客店也并了,要说开店嘛,在这潞安城里咱也可以说是头一份!”

魏成忙问：“这位新股东是谁呀，想必很有势力了？”

冯掌柜往前凑了凑，小声说：“你不知道潞安城的‘四大天王’吗？咱这新股东就是四大天王之一的肖队长！”

魏成闻言一愣，随即笑道：“谁不知道肖队长的大名呀，听说连日本人也让他三分！有这样的后台撑腰，贵店的生意还能不越做越旺！”

冯掌柜也跟着哈哈一笑，说道：“魏掌柜要住什么样的房间，开个一等的单间如何？”

魏成笑着说：“不用了，我这次进城还带来一位伙计，就开个双人套间吧！”说着扯了一把小宋，对冯掌柜说：“我这个伙计是乡下人，头一回进城，有不懂规矩的地方，还请冯掌柜多加关照！”

在冯掌柜取房门钥匙的时候，魏成好像漫不经心地问道：“肖队长也一定常来店里吧？”

冯掌柜将钥匙递给魏成，说：“有时候也来店里坐坐，常是晚间带个陪宿的女人来，楼上有一间专为他准备的房子。”冯掌柜挤了一下眼睛，嘻嘻地笑道：“不过，最近肖队长挂了个更年轻漂亮的，在东街又买下了房子，好长时间不到店里来了。”

魏成拿了钥匙上楼开了房门，这是一间临街的房子，中间用木格隔成里外两间，各放一张木床，床上铺设里间较外间更为讲究一些。另外还有衣帽架，临窗摆着一张红漆条桌。

魏成站在窗前，指着对面的远处对小宋说：“那后边就是上党门的钟鼓二楼，是潞安城最高的地方。据说这钟鼓二楼建于隋朝，唐朝的李隆基——就是杨贵妃的男人在潞州时，还在那里修过一座德风亭，宋朝陆登守潞州没有守住，他的盔甲就埋在那德风亭下面。可惜现在让日本人占着，要不我带你去看看。站在钟鼓二楼上，能看到整个潞安城哩！”

小宋是个乡下人，对庙宇古迹之类的事情似乎并不关心。小宋想到的只是如何完成这一次采购任务。他知道兵工厂现在急需硫磺、火柴，用来制作炸弹的炸药和底火。还有，镗制枪筒的锋钢也快用完了。这几样器材都是兵工厂目前急需解决而又很难搞到手的。他的任务是协助魏成把这些物资安全运回工厂，当好助手。



小宋看日已过午，而魏成还在看着街景，饶有兴致的给他访古，心里不免有些焦急。他提醒魏成说：“魏科长，咱们的任务……”

魏成回过头来，看着小宋有点焦急的样子，笑着拍拍他的肩膀说：“别急，沉住气，一切由我来安排。现在咱们最当紧的是找个地方填饱肚子”……

话未说完，门口响起了敲门声。魏成停住话头，说了声：“进来。”

进来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茶房。肩上搭着一条白毛巾，手里提着一把大铁壶。茶房给他俩冲了两杯茶水，问道：“先生要饭吗？”

魏成问：“柜上有什么饭？”

茶房将毛巾甩在肩上答道：“现在已过饭时，灶上恐怕已封了火，先生要吃什么，我去吩咐一声！”

魏成摇摇头，问道：“西街口那家小火烧店还在吗？”

茶房说：“在，在，先生也知道这家小火烧？”

魏成笑道：“潞安三大宝，凉粉、腊肉、小火烧。谁不知道西街口黄家小火烧是正宗名吃？”

茶房点点头，说：“要说这小火烧，那真是各不虚传，当年黄家的祖上还给西太后做过御膳哩！”

茶房说着走出去，拽上房门。忽又推开房门说：“先生要出去的话，晚间早点回来，这里晚上十点关门，过了时辰可就进不来了。”

待茶房走后，魏成锁上房门，和小宋走出店门，沿街来到西街口。往西一拐，不远处挑着一面白布商幌，上写“潞安正宗名吃”，这就是黄家小火烧铺。魏成进了铺门，见吃饭的人不多，就和小宋挑了一个临窗的位子，要了几个火烧和两碗鸡丝汤面。许是小宋饿极了，狼吞虎咽，一副贪馋的吃相。魏成心里明白，知道小宋长期生活在山里，肠胃已被豆饼、野菜之类折磨得不可忍耐。不禁在心里叹了一口气。

魏成吃着饭，眼睛却不住地瞟向街对面那家商店。对面是一家挂着“荣记”招牌的杂货店，外观看起来与别的店铺没有什么两样。店铺里的货架上摆得花花绿绿的，不外是布匹、香烟、糖果、鞭